

曾经的我不喜欢秋天，就像不喜欢祖母的唠叨：“穿上衣服哟，别凉着喽！带上雨伞，天要变了！”烦死了，老是这样！就算我已跑出几月田远，那苍老的声音还固执地追上来。

向往春天的我们，像羽毛未丰的雏鸡，跌跌撞撞着想离开庇佑的羽翼，才不管老母鸡的嗾恿呢！而当某一年，春天舍我而去，夏天的艰辛已结晶成盐花时，暮然回首，发现秋天却已站成篱笆旁的老樟树了。

当年，老樟树的腰围我们兄弟俩联手才能合抱。等我们的胳膊粗过枝丫时，一人就能合抱了。是它没再长大，抑或在老缩？多少年了，那分割春秋的篱笆不知换了多少茬，可老樟树永远是那里的坐标。只是当年挺拔、茂盛，而今，却满身疙瘩，老树皮粗粝得像皱斑，在静好的岁月里无声脱落。但老也有老的用处。哪家自留地界线纠纷以至于开骂，有人说，去对标一下老樟树吧！当年分田时就参照它的，土地证上写着呢。双方没声音了。夜归的旅人或者是烂醉的酒鬼，遇到雨雾天或者鬼打墙，迷失了归途，忽然抬头看见隐隐的老樟树，心里忽然亮堂了。除了这些，它还有什么用呢？

曾几何时，它把我们揽在浓密的绿荫里。其实，得到它护佑的何止是我们？只要有生命的东西，它都喜欢。地上有淘沙的鸡雏，从栏圈内逸出；小猪，还有趁农闲在树下做女红的妇女们。树上有喜鹊、伯劳等做的窝，树干上有蝉蜕和臭大姐，蚂蚁上上下下不知在忙碌些什么。当然还有躺在树杈间做梦的小孩。我们的乐趣不全在乘凉、做梦，还在于尺蠖似的套着绳圈看谁攀爬得快，攀爬得高。它给了我们绿荫，给了我们快乐。即便下雨也能为我们抵挡一阵子的。

老樟树本来就长在场角与自留地之间。祖母说，她嫁过来时就这么大了。问祖父，他说小时候就挺高了的。那它从哪里来的呢？长在谁家地里就是谁家的呗。

祖父的两个木匠发小，一个用手作了说，可以用来做一架布机；一个用身高量了量说，够打一口棺材。那时，老人活着的时候就准备棺材，那备下的棺材叫“寿材”。“那该是谁睡在里面呢？”我看了看祖父、祖母说，意思就是就一口，不够的。祖父那时正喝小酒，说谁先死就谁睡。祖父喝酒的时候，我就问怪问题，蹭他下酒的花生米。他喝酒的时候，常鼓捣车轱辘话的故事。每次都差不多，只是有时地点和人物不一样，我不知道哪一次是对的。

母亲也到了唠叨的年龄。人怎么到了这个年龄就唠叨了呢？而唠叨多半是对着第三代的。俗话说“隔代亲”，唠叨其实是亲情的体现。而当我站在树

下，能体会个中的亲情，理解祖母曾经的唠叨时，自己也步入人生的秋天了。现在的独生子女第三代，都住城里了，还有谁能听你的唠叨呢？此刻，我感到祖母的幸福，她那时物质是贫乏的，可有好些孙辈在她膝下承欢，听她唠叨。

老樟树本来该是连根挖起的，可爷爷说，根留着吧！也许还有用。爷爷指的是它作为地标还是什么的，就不知道了。

趁人们忙着打理，我们就趴在树根边，吹去上面残存的木屑，数老樟树的年轮。那年轮像留声机唱片的纹理，有的地方密密匝匝，有的地方疏朗如皱纹。比我小五岁的弟弟，还穿开裆裤，他用小手摸着纹理说：“哇哇”。“哇哇”是疼痛的意思。小孩子怎么知道树也会疼痛呢？树无言，树根也无言。

费杂七杂八费用后，只剩下2元5角钱。晚饭买了一碗米粉给母亲吃，母亲推让：“你明天还要干活，你吃吧。”付华清骗母亲：“我在外面吃过了。”于是，母子含泪互相推让，谁也不忍心吃下去。

付华清的父亲因病早逝，两个哥哥外出打工，他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母子种地谋生，生活窘迫。为改善生活，他拿出父亲省吃俭用留下的7000元积蓄，又东拼西凑了3000元，买了一辆翻斗车，在乡里跑运输。一年多后，他将赚来的钱，鸟枪换炮地购买了新车，想到县城跑运输。他不甘心将母亲留在家中，便带着她一起上路。没想到办理车牌费、运输费、保险

偶然，串起了整个人生，为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一个惊喜。记得一次偶得，给我的心灵注入了艺术的色彩。摄影，是一种瞬间的艺术，重在捕捉。最美妙动人的构图，最充沛饱满的人物情绪，只在一瞬。摄影，美在偶然。

今年春天到得迟，三月底时，我在长寿公园散步取景，脸上还经受着冷风的洗礼，但我并不因此停下寻找美的步伐。这时有些花已经怒放，有些草木也抽出了新枝，摄影的“主角儿”都已到齐，就等摄影师来挑选称心的“模特”了。

正在小道上踱着步，突然看到一片肥嫩的绿叶上伏了一只不引人注目的大蜗牛。蜗牛的壳成土黄色，四肢很舒展，而那绿叶，呈螺旋状，叶脉很细腻，为这只蜗牛作了很好的衬景。一下子让我想起了“白银盘里一青螺”的名句。好景当前，我不敢怠慢，举起相机，选好角度，刚想为这只蜗牛和绿叶拍上一幅中景。突然对蜗牛心生了敬意，对它来说，这叶子就是它的世界，“一叶一世界”，这微观的世界里，蜗牛依旧享受和知足，不知它会不会为自己的世界大小而叹说：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！”它的身形那么小，速度如此慢，但它一直努力地爬，目的地是星辰大海。令人钦佩的小生灵，值得一张特写！《一叶一世界》偶得于这个早晨，对于我，这是极大的幸运，对于这只蜗牛，能被赋予艺术的色彩，大概也是一种幸运了吧。

今天，再看《一叶一世界》，无数的偶然，织出了你我的世界，织出了蜗牛的小世界。这样的小幸运，丰富了生活，增加了世界的美感。一张好照片，留给最有沉淀的摄影人。一张特写，留给最让人感动的蜗牛。偶得，是一份生活的礼物，送给最值得的人。

听秋天唠叨

汤朔梅

锯成段的树干，被沉入屋后的小河叉。这一沉就是几年。从此，场角上空荡荡的，天空开阔了许多，无阻的视线直抵远处土护塘上葱葱郁郁的林带。有一段时间，每遇晨昏，鸟雀们从远方飞来，在老樟树存在过的上空盘旋、啁啾，它们是想在上面做窠，还是想落脚过夜呢？就在那年春天，树干上长出一叶芽，一年里就高过膝盖。我们期待着它们长成一棵新樟树，可爷爷说不会的，过不了冬天，它们会枯萎。果然不出祖父所料。可第二年春天，它依然抽出新枝。年年如此，我们也就不再留意了。

多少年后，祖父母相继过世，我离开了老家，在外读书、谋生。

重返故乡，重返家园，不早也不晚。听不到祖母的唠叨了，我愿意听母亲的唠叨。

一群大雁在明净的天空往南飞。那是二年级课文里读过的：秋天来了，天

气凉了。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个“人”字，一会儿排成个“一”字。大雁在用翅膀唠叨。

麻雀和白头翁们，在柿子树、高粱穗子上唠嗑个没完没了。收割尽的原野，拖拉机过处，沃土被翻了个身，白鹭跟随着秋天的背影，寻觅着虫蚁越冬。高远的天空，无所事事的风，将白云撕成缕缕棉絮状，任由它们在天宇游荡。

风潮涨满秋江，浮萍转瞬褪去了绿妆，化作满江红结伴流浪。一阵风过，榆树叶两片、三片……掉在草地上。秋天的声音，要你细细聆听。

我想，如果没有谁听你的唠叨，那就站在秋天的乡野，静静地听秋天的唠叨吧！

于是，他盛邀院士到上海出谋划策，并聘用多位工程师一起研发。付华清刻苦自学，并带领团队日夜研发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研发了新产品镍铜合金材料。听说国内最大的山东鲁西化工厂需要这种材料，他三次上门推销，对方开始不信：“我们采用的是美国哈氏材料，国内空白，你们私企能生产？”

命运总是垂青那些努力准备的人。三年后，付华清突然接到鲁西化工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带上产品过来试试。”天外飞来的喜讯令付华清欣喜若狂，连夜赶到聊城。原来是美国进口材料做的油管漏油停产，美国回音两年半后才能供货。鲁西化反复测试他们的样品后，完全符合指标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多长时间可以供货？这里停产一天就是巨大损失。”付华清心算了一下，坚定地告知：“半年时间一定供货。”

回到上海，昼夜开工，4个月提前完成订货任务，大功告成。鲁西化系国内最大化工企业，打开了巨无霸供货的渠道，一郎合金这只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了白天鹅。为扩大再生产，付华清将企业搬到了金山，开了三个工厂，先后研发了20项专利和技术，填补了国家四项空白，并参与和修订了9个产品的国家标准，已成

理发店卡里的钱，有500多元。染发、剪发，再加护理，准备用完。还没动手，店长先看了卡里的钱。他是准备让我一次性用完，然后要我再冲钱进去。我明白的。他亲自理发，说了一个很高的价。然后说染发，即使是自带染膏的，现在也要加价了。再然后，他说，理发卡里的钱也是可以按摩肩部或者全身按摩的。

他在工作却每句不离钱。最后，他果然要我再打一千元进去。手艺好，在街区开店，养活自己不难。理发与餐饮一样，是人们的刚需。特别是女同志，烫发、染发，都愿意花钱。问题是你如果要指着手艺，来融资，幻想发财，这就离行业初衷远了。你是给平民剃头，不是替明星做造型。

办卡的，一半是听从“有优惠，可打折”的召唤；一半是“被逼无奈”。特别是中年女士，一来二去，跟理发师聊成了半个熟人，听着他的夸赞恭维，听着他的养生

于是，他盛邀院士到上海出谋划策，并聘用多位工程师一起研发。付华清刻苦自学，并带领团队日夜研发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研发了新产品镍铜合金材料。听说国内最大的山东鲁西化工厂需要这种材料，他三次上门推销，对方开始不信：“我们采用的是美国哈氏材料，国内空白，你们私企能生产？”

命运总是垂青那些努力准备的人。三年后，付华清突然接到鲁西化工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带上产品过来试试。”天外飞来的喜讯令付华清欣喜若狂，连夜赶到聊城。原来是美国进口材料做的油管漏油停产，美国回音两年半后才能供货。鲁西化反复测试他们的样品后，完全符合指标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多长时间可以供货？这里停产一天就是巨大损失。”付华清心算了一下，坚定地告知：“半年时间一定供货。”

回到上海，昼夜开工，4个月提前完成订货任务，大功告成。鲁西化系国内最大化工企业，打开了巨无霸供货的渠道，一郎合金这只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了白天鹅。为扩大再生产，付华清将企业搬到了金山，开了三个工厂，先后研发了20项专利和技术，填补了国家四项空白，并参与和修订了9个产品的国家标准，已成

理发店卡里的钱，有500多元。染发、剪发，再加护理，准备用完。还没动手，店长先看了卡里的钱。他是准备让我一次性用完，然后要我再冲钱进去。我明白的。他亲自理发，说了一个很高的价。然后说染发，即使是自带染膏的，现在也要加价了。再然后，他说，理发卡里的钱也是可以按摩肩部或者全身按摩的。

他在工作却每句不离钱。最后，他果然要我再打一千元进去。手艺好，在街区开店，养活自己不难。理发与餐饮一样，是人们的刚需。特别是女同志，烫发、染发，都愿意花钱。问题是你如果要指着手艺，来融资，幻想发财，这就离行业初衷远了。你是给平民剃头，不是替明星做造型。

办卡的，一半是听从“有优惠，可打折”的召唤；一半是“被逼无奈”。特别是中年女士，一来二去，跟理发师聊成了半个熟人，听着他的夸赞恭维，听着他的养生

熏陶，似乎不好意思不拿出三千五千的，来办一张卡。剪发总是爱剪的，染发也总是爱染的，怎么来应对这些办卡要求，伤人脑筋。

街边那些不办卡的理发店，也生存得好好的。南京西路著名的南京理发店，洗头剪头也只要68元。这些店并不把平常顾客当大款斩。

“我不需要。”“让我回去考虑下。”“我的卡都是老婆办的，我不知道。”——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”这些事先设定答案，竟能巧妙应对，然后你也不用心怀忐忑地一边接受服务，一边揣摩如何回答“要冲钱进卡。”

路贴着山坡修整成“之”字形，我们接连不断往上走。每走完一个“之”字，我们回顾来路，透过树林，看黄土盘山路像飘带一样若隐若现，似乎被风鼓动着，只把展开的几段呈现到眼前，到底折叠进多少层，全部展开有多长，只有山脚下一两点的人影，让我们能猜测其中的大概。近处远处的山顶，大多被落尽树叶的树干齐齐地插满着，树干和周边伸出的树枝，像直而硬的毛发，在蓝天与山的交界处编织出一排细密的栅栏，拦不住飞翔的小鸟，却能把人们的目光拦在那里，停留许多时光。偶尔走上一段高坡，看对面的一座山峰如刀削般斜插过来，山石嶙峋，有几株常绿的青松的根部咬住石缝，展开的树枝尽量蜷曲着贴向峭壁，似乎配合树根减轻它的重力，使松树的姿态变得奇崛而美丽。

本是领队的张老师跟同伴聊天，落在我们后面有一段时间了。我怕他掉队，就不时回头张望，突然就不见人影了。

静下来，听到山坡上一阵窸窣窣窣的声响从林子里传过来，是风刮着落叶在林子里翻滚？是松鼠一类的小动物在落叶上跳跃？都不是。原来张老师没走盘山道，从斜坡上踩着落叶直接爬山，一下子出现在队伍最前面。

我赶上他时，他笑说，慢慢走盘山路，既费时间，也不过瘾，还不如直接从斜坡上。

喘息中，看到同行的一位老先生也在爬坡。那坡特别陡。只见他长长的花白头发，在树林的微风中轻微抖动，鼻梁上架着的眼镜似乎要滑落下来。他左右开弓，两手各拿一根登山杖，用力插进土坡里，然后一点点往上移，威武得就像将军。有一工夫，我觉得那陡坡得让人往回仰，他似乎马上就要翻倒着滚下去了。可是，没有。他只是脸涨得更红，白发抖得更厉害，神情严峻，注意着前方，偶尔还歇下来，扭头望望山下，又马上回过来，大大出一口气。当他这么慢慢挪上来时，有两位老师忍不住在旁使劲鼓掌。

离山顶已经不远，周围的视野相当开阔，极目远眺，看灰蓝色的烟岚把一层又一层的山围绕着，群山好像是宣纸上晕染出的淡墨的色块，边界则是淡墨收住的一点沉积。稍远处，山上的枯树林和落叶打成一片鲜亮的咖啡色，远处随着山势连绵起伏的淡灰色，上方一片开阔的蓝天，再加上旁边一片森森的青松林。就这极大的色块，在天地间不经意地组合起来，彼此呼应，那样浑然的单纯，一种美丽得近乎威严的力量，直渗透到我心里。之前很长时间爬山时，并没有觉得这山有何美。但经过这么长一段路程，登上相当的高度，天的开阔、悠远，群山联翩而来的气势、壮观、美，都感觉到了。我突然想起，以前看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，以为美景都在险峰，而中途折回的人，大都无缘领会。当时深以为然。现在想来，这所谓的美景，未必就是一种固有的东西，只是当我们走上足够高、走出足够远，为自己的视野开拓出无限的空间时，天地才能够把自然美景的宏伟与雄浑展示给我们看。是的，一步步爬山，无意中就在为自己一点点提升着气势，也为天、为山、为树构建起美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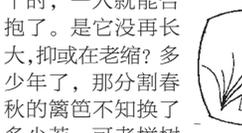
下山时没走盘山路，而是穿行在树林的小路间。黄色的迎春花，还有刚开放的紫色金达莱和白色樱花，在树林里有时会拂到我们脸上。这些鲜丽的花，本来是被高大的树林遮蔽着。在远眺中的大块色里，并没有它们的位置。但现在，在树林里，那些高大树木反成了背景，把各色的花烘托出来。有时候，树林间漏下的斑驳阳光，照上这些花朵，在风中轻轻晃动着，直耀人的眼，当这些花从把全部的美景呈现出来时，领头的张老师就停下来了，侧着身子，指给我们看，其实我们都看到了，那个时候，大家都停下脚步，默默注视一会，继续往山下走。

为国内开发生产高性能特种合金领域的明星企业。如今，母亲幸福地与付华清夫妇，还有两个可爱的孙子生活在一起。往日的艰辛，成了鼓励他们不断进步的源泉，也是教育下一代的生动故事。

关于“办卡”肖辉

肖辉

肖辉



登山

詹丹

花瓶

小易

在新农村野外的草地上，摘得一束鲜艳的野花，回到餐馆，见餐厅边柜上玻璃中型倒葡萄酒的瓶子，拿来，装上水，盛花正好。离开时，问老板娘买下玻璃瓶，她不好意思收钱，也不舍得无偿奉送。但车行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市区，没水的话，花肯定干掉。无措间，走进厨房。厨师说：“我给你割一个！”“割？”这字眼吓一跳。厨师迅疾取来一个矿泉水瓶子，拿剪刀剪开瓶口。啊！天生一个车载中适宜花瓶，细细长长，水分足够。还分量轻！

七夕会

偶然，串起了整个人生，为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一个惊喜。记得一次偶得，给我的心灵注入了艺术的色彩。摄影，是一种瞬间的艺术，重在捕捉。最美妙动人的构图，最充沛饱满的人物情绪，只在一瞬。摄影，美在偶然。

今年春天到得迟，三月底时，我在长寿公园散步取景，脸上还经受着冷风的洗礼，但我并不因此停下寻找美的步伐。这时有些花已经怒放，有些草木也抽出了新枝，摄影的“主角儿”都已到齐，就等摄影师来挑选称心的“模特”了。



一叶一世界

陈泽霆

偶然，串起了整个人生，为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一个惊喜。记得一次偶得，给我的心灵注入了艺术的色彩。摄影，是一种瞬间的艺术，重在捕捉。最美妙动人的构图，最充沛饱满的人物情绪，只在一瞬。摄影，美在偶然。

今年春天到得迟，三月底时，我在长寿公园散步取景，脸上还经受着冷风的洗礼，但我并不因此停下寻找美的步伐。这时有些花已经怒放，有些草木也抽出了新枝，摄影的“主角儿”都已到齐，就等摄影师来挑选称心的“模特”了。

正在小道上踱着步，突然看到一片肥嫩的绿叶上伏了一只不引人注目的大蜗牛。蜗牛的壳成土黄色，四肢很舒展，而那绿叶，呈螺旋状，叶脉很细腻，为这只蜗牛作了很好的衬景。一下子让我想起了“白银盘里一青螺”的名句。好景当前，我不敢怠慢，举起相机，选好角度，刚想为这只蜗牛和绿叶拍上一幅中景。突然对蜗牛心生了敬意，对它来说，这叶子就是它的世界，“一叶一世界”，这微观的世界里，蜗牛依旧享受和知足，不知它会不会为自己的世界大小而叹说：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！”它的身形那么小，速度如此慢，但它一直努力地爬，目的地是星辰大海。令人钦佩的小生灵，值得一张特写！《一叶一世界》偶得于这个早晨，对于我，这是极大的幸运，对于这只蜗牛，能被赋予艺术的色彩，大概也是一种幸运了吧。

带着母亲去创业

李动

被誉为“金山工匠”、并荣获“引领行业发展十大贡献人物”称号的付华清，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学霸。他的创业故事散发鼓舞人心的励志精神。

付华清的父亲因病早逝，两个哥哥外出打工，他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母子种地谋生，生活窘迫。为改善生活，他拿出父亲省吃俭用留下的7000元积蓄，又东拼西凑了3000元，买了一辆翻斗车，在乡里跑运输。一年多后，他将赚来的钱，鸟枪换炮地购买了新车，想到县城跑运输。他不甘心将母亲留在家中，便带着她一起上路。没想到办理车牌费、运输费、保险

于是，他盛邀院士到上海出谋划策，并聘用多位工程师一起研发。付华清刻苦自学，并带领团队日夜研发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研发了新产品镍铜合金材料。听说国内最大的山东鲁西化工厂需要这种材料，他三次上门推销，对方开始不信：“我们采用的是美国哈氏材料，国内空白，你们私企能生产？”

命运总是垂青那些努力准备的人。三年后，付华清突然接到鲁西化工打来的电话，对方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带上产品过来试试。”天外飞来的喜讯令付华清欣喜若狂，连夜赶到聊城。原来是美国进口材料做的油管漏油停产，美国回音两年半后才能供货。鲁西化反复测试他们的样品后，完全符合指标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多长时间可以供货？这里停产一天就是巨大损失。”付华清心算了一下，坚定地告知：“半年时间一定供货。”

回到上海，昼夜开工，4个月提前完成订货任务，大功告成。鲁西化系国内最大化工企业，打开了巨无霸供货的渠道，一郎合金这只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了白天鹅。为扩大再生产，付华清将企业搬到了金山，开了三个工厂，先后研发了20项专利和技术，填补了国家四项空白，并参与和修订了9个产品的国家标准，已成

摄影

